



诗风雅韵

心灵点击

我的小村庄

■雨寒

年，
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人人期盼，
千古流传！
出外的游子，
期盼着回家过年，
与父母妻小团圆，
啊！心急如焚，
大步流星往前赶。

村庄的原野映入我的眼帘，
处处生机勃勃；
枝头上的鸟雀，
叽叽喳喳地跳跃着，
好像欢迎我这个游子归来；
一望无垠的麦田，
绿意盎然，
滋润着我远眺的目光。

轻轻地闭上眼睛，
让阳光透过树枝缝隙，
暖暖地照在脸上；
一缕清淡的麦苗馨香，
沁入肺腑，
吻进了我的心中，
陶醉了我此时的心境，
让所有含苞怒放的情思，
开满心头。
喜欢这样的时刻，
静静地聆听大自然的韵律，
细细地咀嚼着一片片麦叶，
撩起了我无尽的思绪。
那些如烟的往事浮上心头，
那一抹在生命中灿烂过的
笑容，
成了我最心醉的回忆……

小时候的年，
是偷偷摸摸的年味。
那个时代物质匮乏，
偷吃白馍津津有味；
油炸的红薯丸子，
偷偷摸摸地装进衣袋，
油渍了我的新衣衫；
两片肥猪肉偷进了我的饥
肠，
舌头舔舔油渍的嘴唇。

脑海里思绪万千……
走进故乡——我的小村庄，
现在的年味大不一样。
啊！
旧貌换新颜。
一排排雪白的小洋楼，
大方整洁；
笔直的水泥路大街，
伸向远方……
文化广场上舞姿翩翩，
歌声嘹亮；
超市里人头攒动，
大包小包地拎回家；
务工的青年议论着，
年后的去向；
经商家品茶聊天，
憧憬着年后的发财之道。

歌声笑声声入耳，
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一股股酒香肉香
扑鼻而来……
浸人心芳，
我陶醉在这欢歌笑语中。
让时光在寂静中旋转，
小村庄正走向美丽富强！

漂泊的麻雀

■宁高明

清晨，我沿着一条乡间幽僻的
路走向田野，路两边除了高大的白
杨之外，还零散地夹着一些松树。
松树不是太高，低者两米，高者一
丈，枝叶却很稠密，密密麻麻的，几
乎透不进阳光。树势大多呈柱状，
一看就知道是前些年栽下的观赏
树。里面传来叽叽喳喳的鸟叫声，
我很好奇，走了过去。两只受惊的
麻雀落荒而逃，没想到如今的麻雀
落魄至此，竟然借一棵松树栖息。
我想看一看麻雀是咋生活的，便伸
手拨开密密的针叶，果然在最密的一
层树杈上，我发现了麻雀刚盘好的
窝，上面堆着一团丝状物，有麻
线、细草，还有女人的头发，互相交
织在一起，窝成了一个温暖的家。

麻雀的窝很小，勉强能容下我
的一只拳头，也勉强能容下两只麻
雀睡觉，多一只也不行。看得出，麻
雀在盘窝时用的还是以前小鸟经常
使用的材料。那个时候乡下的农人
还穷，房子还是茅草房，麻线多、
草多，麻雀就地取材，将一缕缕细
细的麻线叼来，将一截截柔软的细
草叼来，选好地方，铺过来铺过去，
然后丝丝缠绕在一起。

也许是流浪惯了，漂泊惯了，
它不会为建房这样的事大费周折，
但实用是必须的，能够遮风挡雨就
行。麻雀的事情可能不比人的少，
它们一旦成熟就开始立家，为生儿
育女盘窝，为一个安身立命的去处
盘窝，用一只尖尖的小嘴啄来啄
去，用一双玲珑的翅膀飞来飞去。
结果呢？谁知道麻雀一生的忙碌都
是为了什么。

一只漂泊的麻雀，看不到隔代
的痛苦，只知道活着就好，只知道
能够生儿育女就好，没有那么多朝
代的更迭，没有人世间的悲天悯
人，有的只是更多的适者生存。

当农人生活困苦、筑土而居
时，麻雀就会在农人的屋檐下街草
而居。就像憨厚的农人，一代又一
代住在小村里，与世无争。后来农
人的生活好了，一栋一栋的小洋楼
拔地而起，平平的房顶、光溜溜的
红砖绿瓦镶嵌得严丝合缝，再也
没有可以用来做窝的窟窿，麻雀失去

了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地方，只好
寄身于村庄的麦秸垛内。田野外，
坑塘沿，庄前庄后，打麦场上，到处
是农人丰收过后的麦秸。麦秸垛堆
得整整齐齐的，像童话里的世界，
这里成了麻雀临时客居的地方。

相亲相爱的生活，温馨而又氤
氲着田园的气息。然而好景不长，
随着一群群农人涌进城市，随着乡
村生活的城市化，麦秸也失去了它
的作用。农人不再用它烧锅做饭，
不再用它饲喂牲口，弃之如敝屣，
延续了千年万年的乡村特有的风
景——麦秸垛，随着炊烟的消散而
不见了。麻雀又一次流离失所，只
好随遇而安，遇到有合适的电线
杆，就寄宿在电线杆上，遇到树洞，
就藏身于树洞。可并不是每只麻雀
都这么幸运，找不到电线杆和树洞
时，密密的松树枝就成了麻雀最好
的栖息地。

其实我无法看到麻雀的生活，
它们躲得那么远，就是害怕让人
看见，让我看见。一旦看见人，它们
就像躲瘟神一样。我知道，人类一
定伤害过麻雀，要不然，它们为什
要和人类保持一段距离呢？人类驯
养了许多物种，猪马牛羊这些牲畜
不用说了，仅鸟类就有很多，如鸚
鹉、鹌鹑、画眉，甚至凶猛的鹰，
可就是驯养不了麻雀。我不知道，
这小小的麻雀和人类究竟有多大的
隔膜。

往回走时，我又不自觉地翻一
翻树枝，那两只麻雀没有回来，我
有些失落，也有些悔意。我不好好
走路，偏偏好奇心重，跑到这两只
麻雀窝前闲逛啥，搅了人家的清
幽，实在是不应该。麻雀要在这树
杈间筑一个窝多么不易，或者，两
只麻雀心生恐惧，不要这个窝了，
或者心里的阴影再大一些，飞到其
他的地方去，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

过了几天，我专程来看一看，
还没等我靠近，两只麻雀再一次落
荒而逃。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
了地，看来两只麻雀仍在，只是我
的造次再一次打扰了它们。

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从
此，我再也没有从那条小路上走
过。

